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六節

列位，賈七爺怎麼來到此處呢？自蕭金台散後，賈七爺追拿五個要犯，各處訪察並無下落，賈七爺獨自一人，無精打采，遂回到鏢局子。來到鏢局子一看，眾人都未歸局，賈七爺遂問鏢子手，拿賊之人何以俱都未回來？鏢子手遂將碧霞山勝翁遇難之事，告訴了賈七爺。賈七爺痛哭一場，趕奔杭州碧霞山，要給勝翁報仇雪恨。賈七爺到了杭州碧霞山山口，就見嘍卒們三三五五，扛著行李下山。賈七爺上前問道：「你們這是何往？」嘍卒們答道：「我們回家為民去了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何以俱都回家？」嘍卒答道：「我們老寨主散了山啦。」賈七爺問道：「何以散山？」嘍卒就將二英結拜之事說了一遍。賈七爺問道：「勝三爺在廬愁澗喪命，怎麼又與劉士英結拜呢？」嘍卒又將勝英遇救之事，根本源流說了一遍，賈七爺半信半疑。又見嘍卒們有離山的，賈七爺又上前再問，嘍卒們異口同音，俱都是這樣說話，賈七爺這才放心。賈七爺心中暗想：「如此我就不必進山，我何必雨後送傘呢？我與勝三哥不是那樣交情。」賈七爺遂又回奔鏢局。賈七爺也走到那片大樹林子，進樹林避雨，賈七爺見天氣細雨紛紛，大一陣小一陣的下，可巧眼前有一棵枯樹，賈七爺奔枯樹前一看，這棵枯樹當中有一個大窟窿，賈七爺遂鑽入樹窟窿。正在避雨之際，就聽傻小子喊：「累死我啦，咱把小老鼠放了吧，我扛不了啦。」眾人俱都說：「賈爺力劈梅花鹿，打死土豹，名滿天下的英雄，還扛不了一個耗子嗎？」眾人俱都捧小傻子，惟有黃三太不語。賈七爺心中暗道：「除去黃三太不捧小傻子，大家都捧我們傻孩子，給我們傻孩子虧吃。」此時雨是愈下愈大，借閃光看見前面有一片小樹林，大伙欲奔小樹林，賈七爺聞聽，說道：「我先給這幾個孩子打頭路去。」賈七爺遂打樹窟窿裡鑽出來，先奔小樹林，來到近前一看，原來是一座古廟。賈七爺奔有燈光的屋子一看，那裡有幾個尼姑，說說笑笑，言語穢褻，不堪入耳。賈七爺暗道：「這七個孩子必得上當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外面已經叫門啦。

袁王氏一聲說道：「仇人來啦。」打發小尼姑開門，回來一問，果然是鏢行的人。賈七爺先隱在大殿佛龕後頭，又聽見他們要在客屋休息，賈七爺遂先到客屋，一看樑上足可容人，賈七爺遂縱上大樑。就見老尼姑給眾人沏茶，七爺以為迷魂藥必下在酒飯中，因為老尼姑先端起碗來喝了半碗，哪知老尼姑嘴內含著解藥呢。將眾人迷過去之時，七爺仍然看其究竟，後來打麻袋之時，賈七爺本欲動手，賈七爺又動了惻隱之心，想起秦八爺只此一子，秦八嫂年青守寡，倘若秦尤打了官司，秦氏香煙斷絕，故此七爺未忍下來動手。彼時要揉金頭虎之眼，七爺這才縱下大樑，一腳將袁王氏踹倒，救了金頭虎。秦尤跑到外面，老尼姑露了亮銀方便鏟，袁王氏、尹鳳霞亮寶劍，兩個小道姑亮柳葉刀。秦尤趁亂找了一把單刀，翻箱倒篋，偷了點散碎銀子。秦尤此時心中並無怨念，打算無論報得了仇報不了仇，回奔太滄州，侍奉老娘。閒文少敘，且說秦尤提著單刀，來到佛殿前說道：「賈婁子當門而立，咱們不是他的對手。八大名山都被他破了，您這一個水月庵，還能抗的了嗎？莫若咱們逃走吧。」尹鳳霞說道：「就這麼走？沒有那個便宜。便叫他們大家搬柴禾圍了客堂，賈婁子不出來，咱們燒這群東西吧。」列位，賈七爺此時要出來動手，屋中六個少年的英雄必然燒死。

賈明說道：「爸爸，您將我放開，咱爺們就行啦。」賈七爺聞聽，伸手解賈明的綁繩，賈七爺方一伸手，老尼姑一揚手，撲籟一聲，一物直奔賈七爺而來。賈七爺向旁一縱，縱出五七尺遠，此物正落在賈明頭上，又將賈明薰過去了。賈七爺仍然縱到門前，當門掌劍而立，淨看著小道姑與秦尤等搬運柴禾。賈七爺正在焦灼萬狀之時，就聽客堂後窗戶有人喊道：「賈婁子，不要著急，我來啦，你先出去拿賊，我保護著這六個小王八羔子。」語畢，踹開客堂的後窗戶，端著一大盆涼水，進了客堂道：「我先澆澆這群小王八羔子。蕭銀龍小鬼子，這回這麼輸了眼啦？先澆黃三太吧。」雙手捧涼水向黃三太頭上拍了幾下，黃三太甦醒過來。大義士陸續將六個人俱都救過來，六個人擦了擦臉上的水，打包袱亮兵刃，出庵門幫助賈七爺拿賊。

再說，碧霞山勝三爺氣走三義友，大義士與二義士並未同行，大義士打算奔蘇州，出離了碧霞山先找了一片樹林子，在樹林內休息，方躺下便昏昏睡去，因為這幾日勞乏，困倦之極。

睡的正甜之際，小雨紛紛下降，將大義士驚醒，大義士打開小包袱，拿出雨衣，將皮襖馬褂罩上，奔大道走下來了。事逢恰巧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，來到這座水月庵，大義士遂躍牆而過，進了佛殿，在偏殿的泥像後頭睡了。賈七爺進佛殿的時候，是在正座的佛像後頭，等候這一干小英雄，故此與大義士沒遇見，等到院中人聲嘈雜，將大義士驚醒，大義士出來一看，小道姑與秦尤正在搬運柴草，要焚燒客堂，賈七爺正在狼狽之際。

大義士遂端了一盆涼水，繞到客堂後面，踹開後窗戶救了六位小英雄。賈七爺與小弟兄這一拿賊，秦尤聽蠻子一喊，他就縱過西大牆逃走，老尼姑、尹鳳霞、袁王氏等一見蠻子將眾人救醒，也俱都逃走。黃三太埋怨賈明說道：「這都是你出的主意，若用車送多好？你偏要扛著他。咱們怎樣回鏢局子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哥別著急，我拿不住秦尤，一輩子我也不回鏢局子，混黑了算一天。你們都不擔罪名，我擔著罪名呢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要拿秦尤非蕭銀龍與香五不可。其餘眾人，到太倉時，就是見著秦尤，秦八奶奶一央求，誰也下不去手捉他。咱們用酒水拿魚之法，三面追趕這小王八羔子。叫他們六個人奔西北太倉州，我與賈婁子從偏面追。」大家商議已畢，就要起身，蕭銀龍說道：「且慢，這座水月庵要它何用？道姑等再回來，仍舊是他們棲止之所，還不給他燒了。」蕭銀龍遂取了火種，將一座水月庵霎時化為灰燼，眾人這才追上秦尤去了。

這日弟兄六人追到蘇州府，有一座鎮店，名叫榆林鎮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餓了，咱們進店打尖吧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咱們就鎮店打尖。」方一進鎮店之時，有一座酒館，屋中冷冷清清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倒運的買賣，咱們不進去吃去。」眾人遂又向前走，抬頭觀看，有一座福雲居，屋中高朋滿座，眾人遂進了福雲居。金頭虎問跑堂的道：「你們這個店怎麼這樣熱鬧呢？」跑堂的道：「我們這個店吃食賤，別人家大餅，每斤五十六文，我們這座店五十四文一斤。」楊香五低聲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黑店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不信，今天咱們要住在這裡就知道啦。」

金頭虎也不便再向下問了，遂叫道：「跑堂的，你們這座店有雅座沒有？」跑堂的道：「有雅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們在雅座吃去。」跑堂的將金頭虎等領到一座涼亭，眾人進亭子一看，有一塊黑地金字的匾，上書「碧月亭」三字，亭子四週奇花異草，鬆林茂密，清風習習，百鳥聲喧，悅目娛情，好一個清靜所在。跑堂的將茶沏來，金頭虎不喝，要了六壺梅湯，不大的工夫，就將梅湯喝完啦。金頭虎問道：「上等酒席多少錢一桌？」跑堂的道：「上等的宴菜十二兩，中等八兩，下等的六兩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給我們來一桌上等宴菜。多加宴菜，以外多給酒錢。」原來，水月庵賊人的銀子，小弟兄們俱都不要，惟有金頭虎裝了一兜囊，故此傻小子仗義疏財，請大眾吃宴菜席。工夫不大，酒席擺好，大家一吃，還是做的真好，賈明正在搶吃搶喝之際，就聽翠竹林中喇啦一聲響，縱出一人，口中說道：「這群東西，他們上這兒過年來啦？他們吃過好東西嗎？我聽說要把南七省的綠林道，一體肅清，害完了人家老子了，又要害人家兒子。這群東西們良心何在？窮保鏢的，臭保鏢的，張嘴就敢說大話。昔孔仲尼與柳下惠相善，柳下惠之弟名盜跖，坐地分贓，有一日孔仲尼勸盜跖，不叫盜跖坐地分贓，盜跖說：『我坐地分贓，偷富濟貧；您週遊列國，淨吃人家，』盜跖將孔仲尼問的閉口無言。就憑臭保鏢的也要說平了綠林道？綠林道有的是好朋友。我聽說什麼賽北觀音蕭銀龍，浙江紹興府黃三太，別不要臉啦，小太爺說的就是這群東西。小二哥，小太爺在這兒罵街，他們掩耳盜鈴裝聽不見。」

金頭虎站起身軀，奔這個說閒話的少年背後而去，來到跟前，左手一掙人家的壯帽，右手奔人家左手掙去。這位少年左手帶著一個搬指，是翡翠的，金頭虎是犯財迷，要掙人家的搬指。

太陽平西的時候，日光的影兒正照金頭虎，人家向頭上一按賈明的腕子，就著賈明的力量，向前一拉，由頭上將賈明掙過來，「撲咚」一聲，仰倒就地。賈明爬起來，就踢人家，人家一按賈明的腕子掙住，向後一帶，賈明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楊香五一看賈明吃虧，過去動手，三五個回合，被人家摔了一個筋斗。

楊香五跑到亭子當中解小包袱亮匕首，金頭虎亮一字杵，黃三太等也俱都亮出兵器。惟有蕭銀龍不亮兵器，遂說道：「大伙且慢，待我問他幾句，再動手不遲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朋友！我就是賽北觀音蕭銀龍。閣下受了誰的主使？我們害了誰的大人？又要害誰的後人？你姓什名誰？你也說出來。在下姓蕭叫蕭銀龍，大鬧蓮花湖，蕭金台下過帖，准有名有姓。你說說你的名姓。」只見這少年臉上一紅說道：「你不用口出大言，這時小太爺也不告訴你所以然。今晚小太爺在福盛店等候你們，福盛店有一個大院，我在那裡等候你們。你們要贏了小太爺十三節亮銀鞭，我就將你們找的那個人交給你們；如果你們不是小太爺的敵手，小太爺必然將你們的首級捎走幾個。」語畢，即進竹林，蹤跡不見。

三太等吃完了飯，給了飯錢，奔福盛店而來。來到福盛店，直人裡面住店，店小二將眾人讓到北跨院上房，三太拿出鏢旗，叫店小二插在門前，店小二看是勝爺的鏢旗，異常恭敬，說道：「眾位達官，用什麼酒飯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在上站遇見朋友，已經吃過飯啦，我們不吃飯，多給酒錢，我們還不定住幾日呢。還有一件，北跨院這七間房我們包啦，夜間我們哥幾個要練武術，聲音要大點，你們不要驚恐。」各人喝了點水，天光已黑，掌上燈光，靜候小英雄。等到二更來天，將燈熄滅，工夫不大，就聽房上的瓦味嘩一聲，碎了一塊，這叫踏瓦問路。

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先去答話。」蕭銀龍出了上房屋，向西房上一看，問道：「小兒來了嗎？」房上答道：「小太爺來啦。」

此時黃三太等也俱都來，惟不見金頭虎。小英雄在房上問道：「那個樁沖天杵的小子呢？」就聽屋中答道：「那小子走啦。」

原來賈明鑽牀底下去啦。這位少年打房上下來，叫道：「蕭銀龍！你是單打獨鬥，還是你們五個人一齊上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與你一個無名氏，還用齊上？少俠客與你單打獨鬥。」語畢，二人插拳動手，打在一處，猶如兩個蝴蝶打在一堆，一個是一身藍，一個是一身白。二人打了四十餘個回合，少年說道：「蕭銀龍，你真受過蕭三俠傳授，咱倆過過兵刃吧。」少年一抖十三節亮銀鞭，銀龍撒背後判官雙筆，二人過兵刃戰了二十餘回合，仍然不分勝負。少年虛點一鞭道：「好筆法。咱們再過過暗器如何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過暗器有何不可？」銀龍將判官筆插於背後，由兜囊中取出毒藥叉，皮套帶在手腕之上，揚手打叉，打了三十餘叉，少年俱都躲閃開了。那少年說道：「蕭銀龍，你打了三十餘叉啦，還不收回，難道說打一夜的叉嗎？你站穩了，也該少爺打你啦。」蕭銀龍取回毒藥叉，說道：「好好，你就發暗器吧。」此時風吹浮雲散，皓月當空，就見少年由兜囊中掏物件。可是有一樣兒，少年的手是雪白，這一掏暗器，手的顏色變成紅的啦，就是三太等俱都沒看出來。二人相隔一丈餘遠，就聽少年說道：「蕭銀龍留神！」叭叭兩聲，打出兩物，如彈丸大小，直放光，蕭銀龍兩閃，俱都落在就地。

少年一反手腕，又打出兩隻暗器打來。先打的是兩井六，後打的是兩扇兩腿，蕭銀龍向上一縱，躲過去了。蕭銀龍雙足方一沾地，說道：「你也沒有打著我呀。」一句話尚未說完，少年說道：「還有一個。」奔腳迎面骨打去。銀龍腳一沾地，焉能躲閃得開？撲哧一聲，銀龍中了暗器，就覺著右腿火熱。再看穿藍的英雄，擰身形上房。黃三太大伙就要跟蹤追趕，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且慢！小弟身帶重傷。」黃三太等這才攙起銀龍奔上房屋中。此時就聽房上有人說話：「小輩們不來追趕是便宜，今晚小太爺本當結果蕭銀龍的性命，皆因為此時他心中明白，我不忍動手，明天夜晚小太爺來取蕭銀龍的首級。」黃三太等此時一看銀龍面目改色，就知銀龍受傷甚重，也無暇答話。

少年語畢，躡房越脊走去。

金頭虎將店小二叫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受了傷啦，你給打點白開水來，好給受傷人吃藥。」店小二將白開水提來，黃三太與銀龍將靴子脫去，就見迎面骨上有五個針眼滴出紫血，黃三太用捏子將針尖拔出，取出勝家五福化毒散，用白開水化開，與銀龍吃了。工夫不大，銀龍將藥吐出，用藥如石投水，黃三太等束手無策，蕭銀龍昏迷不醒。賈明到院中，將那少年打出之物，用鑷子夾到茶碗之中，端到房中。少年打出來五個，金頭虎只尋著三個，丟了兩枚。大伙觀看，俱都不識此物。店中伙計擔驚害怕。三太說道：「店家你們不必害怕，我們住店給店錢，沒有你們的事。」三太將店家打發出去，問銀龍道：「賢弟你有什麼話，就此口尚能言，與為兄說說，日後見了我蕭三叔，好與兄弟代達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弟兄不想中途相別。相見恨晚，何永訣之早也！弟之傷萬無痊癒之理，就請兄買一口上等壽木，多買潮腦，將弟屍體培上，回家之時，也好叫我父見我一面。」語畢，淚如雨下，黃三太嗚咽而泣。此時金頭虎叫店小二把文房四寶取來，用鑷子挾著暗器，沾上墨向紙上一印，一看好似梅花，又似蒺藜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沒聽勝三爺說過嗎？四大鏢頭，東路鏢頭石俊山，西路鏢頭錢士忠，北路鏢頭勝三大爺，南路鏢頭南俠老王靈。西路鏢頭錢士忠，祖居江蘇錢家堡，有一宗暗器，錢家門上獨傳，名為藥喂毒蒺藜。你們看此物，形象與蒺藜相仿，這必是錢家門上的人，受了秦尤的蠱惑，前來與咱鏢行為仇作對。紅旗李煜，你看守銀龍，我們前去請錢老頭去。」

黃三太聞聽賈明之言，頗近情理。問了店家錢家堡去的路徑，四人起身奔錢家堡。東方發曉時起身，天到晌午，到了錢家堡。進村口一打聽錢宅，沒有不知道。到了錢宅大門口，將來意報告守門的家人，家人回稟進去，錢士忠迎接出來，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等三人都以叔父呼之，賈明以伯父呼之。

錢爺將眾人讓到書房，金頭虎問道：「錢大爺，你跟前有幾位令郎公子？」錢士忠答道：「有兩個犬子，大的叫錢大成，蠢笨不堪，二的叫劉雲。」賈明問道：「怎麼您的兒子叫劉雲呢？」

錢爺說道：「乃是螟蛉義子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是豹子眼、藍布衣服、俊品人物不是？」錢士忠答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你們哥兒四個莫非來找他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倒不是找他，找管他的那個人來啦。現在太滄州的飛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宮內院盜取當今萬歲珍珠燈，你老人家知道嗎？」錢爺答道：「我倒有個耳聞，勝三爺的原辦。現在拿住賊人沒有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將幫兇已經拿著啦，正凶也拿著啦，但在半路之中被賊人劫去。」

此賊逃走後，不知怎樣與令郎相識，我們哥兒六個追賊，追到蘇州府榆林鎮，在福雲居打尖，也不知何故，令郎出面來罵街，我一跟他動手，他將我摔了兩個筋斗。當時定的約會，夜晚在福盛店北跨院比武，我蕭三大爺的兒子小龍先跟他動手，先過拳，後過兵器，俱都未分勝負。最後過暗器，劉雲打出五個暗器來，最後一個中在小龍腳面骨之上，現在小龍昏迷不醒，有性命之憂。我們一看那宗暗器，好像藥喂毒蒺藜，皆因為常聽我勝三大爺講說過，西路鏢頭是老先輩，有一種家傳暗器，名叫藥喂毒蒺藜，我想劉雲既是您的乾兒子，那藥喂毒蒺藜必然是你老人家傳授的。我蕭三大爺，只有蕭銀龍一塊骨血，眼看著就有性命之憂，你老人家怎麼辦吧？還有一節，秦尤大罪彌天，他現在與秦尤集會在一處，久後秦尤若是犯了官司，劉雲就是刷罪，趕巧了官家要一追問劉雲的家鄉住處，連你老人家都得受連累。」老頭子聞聽氣得面目改色，大聲叫道：「好一個劉雲小冤家！我將你放在跟前，待如親生孩子一樣，老夫將家傳絕藝俱都傳授於汝，實指望你將來認祖歸宗，光大門楣，老夫也不枉費一片苦心。如今你惹下了塌天大禍，又用藥喂毒蒺藜打了你蕭三大爺之子。那蕭三爺年過花甲，只此一子，倘若有差錯，老夫何以見蕭三俠？」語時咬牙切齒，恨不食劉雲之肉。賈明道：「您老別生氣，您趕緊給小龍將傷治好了是正事；若一到了晚晌，小龍必有性命之憂。劉雲臨走之時，口出大言，他說夜晚去取小龍的首級呢。」老頭子說道：「好冤家，他今晚不去便罷，他若是去了，老夫必然將他狗腿砸折，養他殘廢之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不是治完了傷，還要拿他嗎？你老人家不帶傢伙，用什麼拿他？他既與賊人結交，他還講天地君親師五倫嗎？他要與你反目，他要用藥喂毒蒺藜傷你老人家呢？」老頭子說道：「我是老糊塗了，若不是老姪你想著，我倒忘記了。」遂由牆上摘下樸刀，帶好暗器，由錢家堡起身，狗奔榆林鎮。五十多里地，在路上緊行，趕到榆林鎮福盛店。

眾人跨進了北院房屋中，一看銀龍躺在牀上昏迷不醒，李煜哭的眼泡都腫啦。錢士忠顧不的拂塵淨面，先將五福化毒散取出來，用鑷子將蒺藜刺兒挾出來，五福化毒散敷在傷口之上，又將解毒丸用黃酒化開，將蕭銀龍的牙用筷子撬開，灌下化毒丸。約有一個時辰，藥力行開，就聽蕭銀龍腹內雷鳴，工夫不大，下瀉了幾次，通身出了一身臭汗，蕭銀龍心中這才明白，口也能言語啦。黃三太給蕭銀龍與錢士忠介紹完畢，銀龍要起來給老頭子磕頭，錢爺攔阻，恐怕銀龍傷口震動，賈明這才叫店小二打淨面水沏茶。眾人淨面吃茶已畢，店小二擦抹桌案，擺上酒席。眾人用飯已畢，天到定更時分，賈明說道：「錢大爺，劉雲昨天臨走的時候說的

明白，今晚二更天來取蕭銀龍的首級。他若來的時候，你老人家可先別露面，你老要是一露面，他就跑啦。必得我先出去將他穩住了，然後你老人家再出去，冷不防就將他捉住了。您看此計如何？」錢大爺說道：「只要別叫他跑了就行。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看著吧，准不能放他跑了。」大眾商議已畢，也就到二更來天時，又待了一會兒，金頭虎將屋中燈燭熄滅，說道：「劉雲快來啦，他要若是來了的時候，我跟他答話，你們全都別言語。錢大爺您聽見我一喊：『老義士請出來捉賊啦！』你老人家就躡出去。他一看見您，他必然跑，您可別放了他。」錢士忠說道：「他要叫我看見他的影兒，他便跑不了。」正在說話的時候，就聽西房上有腳踏瓦破的聲音，緊跟著說道：「黃三太聽真，小太爺言而有信，前來取蕭銀龍的首級來啦。昨天蕭銀龍明白之時，小太爺不忍下毒手，你們要打算動手，就全出來跟小太爺較量較量。」金頭虎大聲喊道：「現有黑驢寨賈柳村恨地無環鐵霸王在此，還能一齊動手？小子，你要是朋友，你可別跑。」劉雲在外面一聽，金頭虎口出大言，劉雲不由得火兒更大，遂說道：「小太爺踢你兩個筋斗，你還敢口出大言？你是敗兵之將，你要敢出來，小太爺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傻小子賈明由屋裡出來，撒出一字杆，向西房上點手叫道：「小子，你下來受死吧！」劉雲一抖十三節亮銀鞭，飄身下了西廂房，直奔賈明跟前。賈明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先別忙，我有幾句話跟你說完了，咱們再動手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好好好，你有話快說，別耍頑嘴啦，你要再耍頑嘴，小太爺這就摔你。你昨天連著挨了兩下子摔，怎麼一點精神都沒有；今天你是真魂來了，怎麼精神這麼大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昨天我是喝多啦，今天我沒喝酒。咱倆是君子戰，是小人戰？」劉雲問道：「君子戰怎樣，小人戰怎樣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若是君子戰，咱倆人一刀一槍；若是小人戰，我們就以人多為勝。」劉雲說道：「隨你之便，要怎樣便怎樣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若是以多為勝，將你拿著也不算露臉，還是咱們兩個人君子戰，我在地下畫一個圈，咱倆人誰要一出圈，誰就是孫子，那就算輸啦。」劉雲答道：「任你自擇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小子，就是這麼辦。」語畢，用一字杆在地上畫了一間屋子大一個圈兒，賈明說：「咱倆在圈裡比賽，誰要一出圈，誰就不是好朋友。」劉雲答道：「小太爺要出了圈，不但算輸啦，蕭銀龍的傷，小太爺是包治管好，並且將你們要的那個人交給你們。你要是出了圈，小太爺必然揹著你們幾顆腦袋走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君子一言，好吧，咱就是這麼辦。你在北面，我在南面，因為你是賓，我是主，必將上首讓給你。」劉雲不知是計，就站在了北面，背對著北上的外屋門。方要動手，賈明又說道：「先別忙，咱們得找一個公證人看著，就咱倆人，誰要出了圈不認賬，那有什麼憑據？」

劉雲說道：「叫誰來作公證人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有一個老家人，也不會武術，他是年高有德，叫他出來看看。我的老家人名字可有點不好聽，名字叫老雞屎。我將老雞屎喊出來，叫他給咱們兩個人作公證人。」劉雲說道：「你別耍口煩啦，你上招吧。」賈明一舉一字鎖鐵杆，照定劉雲頭上便打，劉雲向旁邊一閃，賈明說道：「老義士請出來觀陣吧，我們動上手啦！」

錢爺並不答言，由上房屋中燕子抄水式縱身形，縱到劉雲背後，劉雲回頭一看，正是自己義父錢士忠到啦。賈明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要出圈，你就不英雄啦，你便是狗熊！」

小俠客劉雲，自幼與錢士忠練武術，錢士忠愛如掌上明珠，與親生之子一樣看待，將家傳絕藝，俱都傳授小俠客劉雲。劉雲由打五歲時整整跟錢士忠學練九年的工夫，晝夜不息，這九年的工夫，就是十八年藝業。今年劉雲一十四歲，忽於五六月間，與匪人交往，劫船劫客，膽大包天，無所不為。事被錢爺偵知，夜間將劉雲吊在馬棚之內，用打馬的藤條，渾身上下抽得身無完膚，奄奄一息。錢爺對劉雲說道：「劉雲，你是我螟蛉義子；你若是親生之子，我非將你廢了不可。你今年方十四歲，便這樣大膽，結交匪人，要是再待幾年，你還不去皇宮內院裡去偷嗎？我實指望你長大成人，認祖歸宗，光大你劉氏門楣，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，不想你乃宦門之後，不但不知自重，甘人下流，叫老夫枉費心機。今天老夫打你，是管教你往正道去走，你若從此改過，你還是我義子；你若是置若罔聞，仍然為非作歹，以後你遭官司，千萬別提我是你的義父，也別提是跟老夫學的本領。」劉雲說道：「義父，你老人家將孩兒釋放了，從此我永遠不敢為非了。我若再為非作歹，你老人家將孩兒打死，孩兒也不怨你老人家。」但是錢爺怒猶不息，仍然擊打，老太太出來解勸，不但不成，錢爺打了老太太好幾下子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大門外有人叫門的聲音，家人將門開開一看，正是錢爺莫逆的朋友，秦家峪的人氏，姓秦雙名格良。此人也是鏢行出身，與錢爺是過命的交情，與勝爺也是聯盟弟兄，秦家獨門的傳授，手使一對十三節亮銀鞭。秦爺走進大門，問家人道：「錢大爺在家嗎？」家人說道：「在家呢。您半夜來此，有什麼要緊事嗎？」秦爺說道：「倒沒有什麼事。皆因為我今天給朋友家賀喜去啦，本意住在那裡，我一看客人住的很多，不便休息，所以上這裡來啦。也不必告訴錢大爺啦，我就住在書房，明天一亮我就走，我家中還有事呢。」家人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來得巧啦，現在有一件事情，非你老人家了不了此事。」

小少爺劉雲現在外面結交巨匪，偷盜搶奪無所不為，被老頭子知道了。今天少爺家來啦，老頭子問他上那裡去了好幾天，他還跟老頭子裝好人呢，他說了些支吾搪塞的話，老頭問他，他是滿不認賬，將老頭子氣火啦，將少爺吊在馬棚裡，打了有兩個時辰，老太太上前解勸，不但沒允許，還將老太太打了好幾藤條，現在還打呢。」秦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好好好，我勸去，再緊著打，豈不就打死了嗎？」管家的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先別直接著進去，我先進去回稟，就說您來啦，大爺必然迎接你老人家，就此就問怎麼怒氣不息的樣兒呢？大爺必發作，你老人家就此就給解圍。」秦格良說道：「就是這麼辦，你快去吧。」家人不敢怠慢，跑到馬棚，對錢大爺說道：「現在有秦家峪的秦格良秦二爺來啦，言說找你老人家有要緊的事。」錢大爺一聽，乃是知己的老友，急忙就跑去，將秦二爺讓到書房，老哥兒倆個一談話，秦二爺就問：「大哥怎麼面帶怒容？」錢大爺見問，長歎了一口氣說道：

「唉，別提啦。我當初由水中救了劉雲，我將他收為義子，兄弟你是皆知。我將錢家的武藝，俱都傳授於他，實指望此子長大成人，誰知道這孩子今年才十四歲，便結交匪徒，無法無天，搶船奪客。昨天小冤家由打外面回來，我一問他出去好幾天，所作何事？他如同沒事人兒一樣，說了好些的謊話。二弟你想想，得管教不得管教？倘若鬧出事來，豈不家敗人亡？我方才將小冤家吊在馬棚之內，抽了小冤家有一個時辰啦。」秦二爺笑說道：「大哥，您先壓壓氣。這年頭兒不算新鮮，管固然是得管，可有一樣，不是您親生自養的，要是太管甚了，必招鄉親鄰居物議，一打二嚇唬也就是了。誰叫我趕上啦，我可不能不管，我方才聽管家說，都要打死啦。沒有別的，您消消氣，我到後邊將他卸下來，我問問他在外都作的是什麼事？他要說了實話，那就叫過則勿憚改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咱們年青時不也是忽東忽西嗎？」錢大爺猶怒氣不息地說道：「你要是將他放了，日後若鬧出大禍來，你可得擔保，無論什麼，你可得去辦。我可不但不責任。」秦二爺說道：「就是那麼辦，簡直您就把他交給我吧。」說著，秦二爺來到馬棚一看，劉雲在那裡吊著，只打得渾身上下連一點好肉都沒有啦，見了秦二爺哭叫道：「二叔，你老人家快救小姪男吧。我義父今天非將我治死不可，你老人家若不來，小姪性命休矣。」秦二爺說道：「誰教你在外面妄作非為呢？我將你解下來，咱們到書房，可有一樣，外面的事，我問一句你可得答一句，句句都得是實話。日後還得改過向善；如果老是這個樣，我可不負責任。劉雲說道：「二叔，只要我義父不生氣，也不打我啦，我外面的事，俱都告訴二位老人家，小姪男決不敢隱藏一點。」秦二爺這才將小俠客解下來。爺兒倆來到外面書房，小俠客一進門，便給錢大爺跪下啦，叫道：「父親你別生氣啦，孩兒從此改過向善，若要再為非作歹，那就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子啦，叫孩兒不得其善終。」錢老英雄一看劉雲這宗景況跪在下面，遍體鱗傷，老頭子不由的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，叫道：「劉雲我兒，為父責打於你，實非不得已，打在你的身上，如同揪為父的心肝兒一般。你從此若悔過向善，也不枉為父教育你一番。將來你光宗耀祖，為父也是有榮；倘若你身人下流，犯了王法，身首異處，那時節為父就有教子不嚴之過，後悔何及？今天打你，正是你一生一世的成人關鍵。為父將你由五歲，教育到一十四歲，劉雲兒呀，你若不聽為父之言，你居心何忍？」

老英雄語至此放聲大哭，二爺亦為之淚下，劉雲已經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還是老英雄說道：「劉雲你起來吧，快謝你叔父講情之恩。」劉雲才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秦二叔，小姪男謝二叔求情之恩。」爬在地下，磕了一個頭。秦二爺用手相攙道：「只要賢姪從此改過，就是愚叔之願了。」老哥倆問了一回劉雲所作所為，劉雲並不隱瞞，將在外面劫船搶客人之事，俱都說了一遍。

原來，劉雲與張德壽之兄張德福，在蘇州府東門外飯館子吃飯，誰也不認識誰，因為閒話兒，愈說愈是親近，小俠客遂與張德

福結為朋友。這張德福在連雲山上，先前充當寨主，後來老寨主看他精明強幹，遂將山中之事，俱交付於他掌管，那位老寨主隱居後寨，是事不問。張德福起初還循規蹈矩，日子一長了，便飽暖生淫欲，時常背著老寨主下山採花。這日也是活該劉雲倒霉，張德福下山閒遊，進飯館子吃飯，便與劉雲相遇，二人這一說話，性情相投，便結為朋友。張德福搶船劫客，劉雲幫助他動手，張德福一看，劉雲的本領，真比自己勝強十倍，用了一片籠絡的手段，將所搶的金銀，便在榆林鎮開了一座大飯莊，名叫福雲居，福就是張德福，雲就是劉雲。二人二一添作五的買賣，買賣還真旺盛。劉雲初時不敢在外面過夜，當天出去，夜晚回來，後來越鬧膽愈大，便在外面住一夜回來，錢爺問他，他就胡謔，錢爺也不知他在外面結交匪類。後來錢爺茶館吃茶，聽見眾人紛紛議論：有一個小孩搶船，穿一身藍，豹子眼，年紀在十五六歲。劉雲身量長得高，好像十六七歲的樣子。錢爺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必是小冤家劉雲。」所以今天劉雲回來，老英雄一問他，劉雲言語支吾，老英雄這才責打他。等到秦二爺求情，來到書房裡問他，他都說啦，惟有合作福雲居之事，他可沒敢說。劉雲將話說完啦，二位老頭兒又說了會子閒話，便安歇了。第二日清晨一起來，老家人便報告秦二爺，劉雲跑了。秦二爺將錢大爺請到外書房，老哥兒倆又談了會子劉雲之事。秦二爺說：「他也許是怕我走後，你還打他，跑到我家裡去啦，也未可知。」第二日秦二爺走後，錢大爺悶悶不樂，深恐怕這孩子在外面招惹是非。秦尤由水月庵跑到榆林鎮，就住在福雲居啦，要了一桌宴菜席，另外又要許多的佳餚美酒，吃完飯一算賬，賬櫃上開了一個條兒，合銀五十七兩。秦尤接條在手一看，說道：「五十七兩不多，共合連酒錢給六十兩吧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謝謝大爺。」秦尤說道：「不用謝，俱都寫在賬上吧。」伙計說道：「沒有賬。」

秦尤笑說道：「到紙局子買一本賬去，回頭再寫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你是打算不給錢？你簡單痛快說話。」秦尤說道：「秦大爺吃飯，向來沒給過錢。你打聽打聽，太倉州的飛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宮內院，盜過萬壽燈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大太爺吃一頓飯五十多兩銀子，你們敢託大太爺？一個錢都沒有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你是大太爺，你要走了，可就害了我啦。你先候一候，待小的回明了東家掌櫃的，然後他愛要錢他就要；他不要錢，就算跟你交了朋友啦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我不但不走，我還要在這兒住幾天呢。」跑堂的翻身出來，到櫃房跟賬上先生說道：「東跨院住的這位，他言說太倉州的飛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宮內院盜過聖上的萬壽珍珠燈。吃飯住店的錢，叫寫在賬上。」

我跟他說我們沒有賬，他說沒賬不會買一本賬簿去嗎？我說你要是不給錢，你可別走，容我報告櫃上。他說不但不走，還要在這裡住幾天呢。」先生聞聽說道：「這個事我主意不了，你到北上房看劉少爺在屋沒有？最好報告東家，沒有咱們的事，東家愛怎麼辦就怎麼辦。東家若是不在家，你可將他穩住了，別叫他走了；他若是一走，連你與我都擔了不是啦。」跑堂的連聲答應，退出賬房，來到北上房。原來劉雲自己住在北上房三間，白天讀書習字，夜晚在後頭院練武學。跑堂的來到上房屋中，劉雲正在那裡看書呢。跑堂的遂將東跨院住的客人，如此如此說了一遍。劉雲聞聽，劍眉倒豎，豹子眼圓睜，說道：「好一個無名的小輩！他也不打聽打聽，吃到咱們這兒來啦。」

伸手由牆上摘下十三節亮銀鞭，帶上兜囊，同著伙計出離了北上房，直奔東跨院西廂房。秦尤一看說道：「什麼人？不言語一聲進來啦。」由打牀底下抽出破單刀，劉雲一看，冷笑了兩聲說道：「你姓什麼？為什麼吃飯住店不給錢？」秦尤遂道了字號。小英雄說道：「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爺，吃飯不給銀，小太爺也不叫你進北京。」語畢，由腰間取出十三節亮銀鞭說道：「你要勝得小太爺這只鞭，吃飯住店算白吃白住啦；你要勝不了這只十三節亮銀鞭，今天就是你犯官司的日子。屋中狹小，咱們當院較量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哪兒秦大爺也不懼你。你打聽打聽，姓秦的走到哪兒，吃飯住店花過錢？」語畢，二人俱都夠奔院中。秦尤並沒把劉雲看在心裡，以為十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子，還有什麼本領？打算用刀背將小英雄的腿磕折了，他就走啦。秦尤向下哈腰，用刀背照定小英雄迎面骨上便砸。

小英雄並不還招，向上一縱，容秦尤刀過去，十三節亮銀鞭，照定秦尤的並肩穴點去，秦尤向旁邊一閃，哪知道小英雄是真假虛實玄中妙的招，這一鞭是虛的，早將鞭抽回，順風掃敗葉，單鞭向秦尤腿部掃去，復又將鞭一帶，秦尤這個苦子就吃上啦，撲通一聲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小英雄並不下毒手，叫道：「大太爺您起來！」秦尤翻身站起，滿面通紅，笑說道：「是老合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老合不老合的，要是說好的，怎麼著都行，不說好的，休想出福雲居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少爺不要動怒，我是避難之人，還要求少爺照應呢。」劉雲聞聽秦尤說話順情順理，遂說道：「在下雖然做買賣，最愛講究交朋友，專交的是忠臣孝子，救的是烈女節婦。你倒是什麼人？如果真是正人君子，窮途末路，少爺的錢不要啦，那是小意思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少爺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在下秦尤尚有苦衷相告，請少爺到東跨院上房屋中講話。」劉雲一看秦尤並不像下賤之輩，將十三節亮銀鞭纏在腰間，說道：「請你到我北上房屋中談話，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，在下必然拔刀相助。」說著話，劉雲在前，秦尤提著那把破樸刀在後，進了北上房屋中，跑堂的給沏了一壺龍井茶，劉雲與秦尤分賓主落座，劉雲問道：「閣下倒是因為什麼來到這裡？還是路上盤費用盡？還是別有主使之入呢？」

秦尤答道：「提起在下的事情，話兒可就長啦。我看劉少爺你是愛交朋友的人，不妨將我的冤枉對您說說。我本是太倉州人氏，姓秦名尤，人稱飛天鼠。我父秦天豹，明清八義，與老勝英喝血為盟，替天行道，老勝英妒賢害能，用迎門三不過的招術，將我父打死。那時節兄弟我只三歲，多虧我的叔父照應我寡母孤兒，撫養長大成人。現在老勝英知我秦氏門中尚有後代，他恐怕不利於他，欲將我置之死地。蕭金台的閔大少寨主與勝英有仇隙，閔大少寨主夜入皇宮內院，盜了聖上的萬壽燈，留下詩句，狀告勝英。欽差大人貪了賄賂，遞折保老勝英為原辦，老勝英欲假公濟私，他言說盜燈之人，不是閔大少寨主一人所為，其中還有飛天鼠秦尤，欽差大人不問真偽，就允其所請，勝英派鏢行之人，四出偵察兄弟的行蹤。少爺請想，這樣罪大彌天的官司，老勝英加於兄弟之身，若將兄弟捉住，焉有兄弟的命在？老勝英既害了我的天倫，還要將我置之死地，只逼得兄弟到處不能存身。前天晚間，兄弟走道兒，路遇一個廟宇，名叫水月庵，兄弟遂進了水月庵。到了裡面一看，正遇見兄弟的盟嫂袁王氏在那裡避難。」秦尤說到此處，又將鏢行追他、破蕭玉台的話說了一遍，然後又接續著仍提水月庵之事，便將黃三太等如何焚了水月庵，搶了水月庵的金銀，趕走尼姑，說了一片虛偽的話。劉雲聽到此處，便氣得面目改色，遂說道：「有這樣之事？他們若是遇見我劉少爺的手下，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！」秦尤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他們現在就跟蹤追下兄弟來了，大概明天就許到榆林鎮，住哪一個店可就知道了。少爺若能將黃三太等結果了性命，救了避難之人，我生生世世不忘少爺的大恩大德。」劉雲說道：「見義勇為，是男兒的天職。」